

# 孫子淺說

蔣百里  
劉邦驥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 作者自序

古之治孫子學者，蓋亦眾矣。《隋書·經籍志》所載，自曹公〔二〕外，有王凌、張子尚、賈詡、孟氏、沈友諸家。《唐志》益以李筌、杜牧、陳、賈林諸家。馬端臨《經籍考》又有紀燮、梅堯臣、王皙、何氏諸家。宋《藝文志》又益以朱服、蕭吉、宋奇諸家。紀文達編《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存目》尚有《孫子

【二】曹公：指曹操，也即下文「魏武」，作有《孫子略解》，後人稱《魏武帝注孫子》。

參同》五卷，不著撰人姓氏，雜採曹公、李筌、杜佑、陳、賈林、孟氏、梅聖俞、王皙、杜牧、何延錫、張預、解元、張璠、李材、黃治徵十五家之說，又有鄭端《孫子匯徵》四卷。此二書皆不傳。惟宋吉天保所輯之《孫子十家會注》最為善本。十家者，魏武、李筌、杜牧、陳、賈林、孟氏、梅聖俞、王皙、何延錫、張預也。《十家注》內又有杜佑之說，蓋杜佑作《通典》引用《孫子》而參釋之，非注也。又道藏本有鄭友賢《孫子遺說》一卷。又明人茅元儀《武備志》中有《孫子兵訣評》一卷。明人趙虛舟有《孫子注》一卷。合而觀之，則二十餘家矣。故居今日而談兵學，當以《孫子十家注》為善本，而參觀諸家之說，庶乎

近之。然初學苦其繫〔一〕難，且各家亦互有異同，初學靡所適從。爰仿黃廉訪（雲鵠）〔二〕《學易淺說》之例，作為《孫子淺說》，言取其近、旨取其約，使初學易於畢業而已。若欲深造自得，則《十家注》原本及諸家刻本具在，可取而研究之也。

十家之注不可謂不詳且盡矣，有精於義理者、有精於訓詁者、有精於考據者，通訓定聲、引經據史、博瞻鴻富、燦然雜陳。然學者恆苦其汗漫無涯，莫得其綱領、難尋其條目，幾如一

【一】繫：聯結、束縛的意思。

【二】黃廉訪：即黃雲鵠（一八一九—一八九八），字翔雲，湖北蘄春人，清代學者、詩人、書法家，著有《歸田詩抄》、《學易淺說》，曾任四川按察使，明清時按察使一職又稱為廉訪，故稱其為黃廉訪。括號內文字原文為小字，今以括號標注之。

屋散錢無從貫串，亦讀《孫子》者之大憾事也。惟張預於每篇題目之下，間亦記其編次之意，然不能曲盡其妙。編分門別類、提要、玄、揭其綱領、列其條目，必使全書脈絡貫通、氣息條暢。庶幾讀《孫子》者不苦其繁冗<sup>〔二〕</sup>，不厭其重複，而孫子當日含毫吮墨、慘淡經營之奧旨或可微窺其一二也。

十三篇結構緝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減一字，不能顛倒一篇者。《計篇第一》總論軍政平時當循正道，臨陣當用詭道，而以妙算為主，實軍政與主德之關係也。第二篇至第六篇，論百世不易之戰略也。第七篇至第十三篇，論萬變不窮之戰術也。

【二】繁冗：冗（gǔ）是奸邪、作亂的意思，此處「繁冗」意為繁雜、混亂。

《作戰第二》論軍政與財政之關係也。《謀攻第三》論軍政與外交之關係也。《形篇第四》論軍政與內政之關係也。《勢篇第五》論奇正之妙用也。《虛實第六》論虛實之至理也；此二篇皆發明第一篇之詭道也。《軍爭第七》者，妙算已定、財政已足、外交已窮、內政已飭、奇正變術已熟、虛實之情已審，即當授為將者以方略，而戰鬥開始矣。《九變第八》論戰鬥既起，全在乎將之得人乃能臨機應變，故示後世以將將之種種方法。九者，極言其變化之多也。《行軍第九》論行軍之計劃也。《地形第十》論戰鬥開始之計劃也。《九地第十一》論戰鬥得勝、深入敵境之計劃，故以深知地形為主。地形之種類不可枚舉，故略舉其數目九也。《火攻第十二》者，以火力補人力之不足也。《用間第十三》者，

以間為詭道之極則，而妙算之能事盡矣，非有道之主則不能間，而反為敵所間，可見用間為妙算之作用也。準此以讀十三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不能增損一字，不能顛倒一篇矣。

十三篇各家注本傳寫異辭，編以孫淵如〔一〕先生校勘本為主。蓋以孫氏嘗用古本亦正其文，而當時又與吳念湖太守及畢恬溪孝廉互相商榷。雖其間亦有明知其傳寫之誤，不若明人茅元儀、趙虛舟刻本之善者。如「蔣潢〔二〕井生」四字，茅本、趙本均

〔一〕孫淵如：即孫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字伯淵，又字淵如，號季述，陽湖（今江蘇常州）人，清代著名的經史學家、考據學者、金石學者，在多個學術領域造詣頗深，有《平津館讀碑記》、《孫淵如全集》、《尚書今古文注疏》等大量學術著作。

〔二〕蔣潢：蔣為古書上所說的一種菰類植物，潢（huáng）為積水池的意思。

作「漢井」·「四五者」三字茅本作「此三者」，而孫氏當日曾見明人刻本亦未嘗改正，則亦姑存疑而已。

談兵之法自以求之史例為主，是以十家中如杜牧、何延錫、張預諸君均詳徵史事以為證，此千古不易之法也。編以貫串為主義，務使學者知其類別、明其條理，故史證一概從略。因十家注中舉隅已多，而趙虛舟注本亦復引類甚繁，學者觸類而旁通之，則亦不可勝用也。

《中庸》三十三章亦如一屋散錢，非得朱子析其類別，示以條理，則幾乎不知其命意之所在。編竊取斯意，亦未知有當萬一否也。

十三篇字字精審，讀其書者但當求其義理，通其訓詁，參以



考據，而不可有所攻擊，此定理也。然《用間篇》末以伊呂為湯武之間諜，似未雅馴，宜乎趙虛舟氏謂其「一言以為不知」也，因詳加辯論如下，亦正人心、厚風俗之意而已。

黃廉訪《學易淺說》歷徵前賢之說，合於孔子者錄而存之，否則不錄，亦不置辨。編對於各家注解亦本斯意，凡合於孫子之微言大義者存之，或全錄其文，或節取其義，或參合數家之說聯綴成文，以便誦習；不合者不錄，亦不置辨。間亦竊附己意，有為前人所未發者，極知僭逾無所逃罪，然為羽翼《孫子》於新學說萌芽時代，亦使今之學者知新學之知識皆不能出前賢範圍也。

## 徐世昌序

《孫子十三篇》自漢迄明，注者多至二十餘家。其傳於今世者，惟《孫子十家注》最為善本。是本為宋吉天保所集，名曰《十家會注》，乃陽湖孫淵如先生得自華陰道藏，校勘梓行於世，即今劉君邦驥《孫子淺說》所依據者也。孫子著書旨趣，劉君衡以今世情勢既以發泄無遺。且於《九地篇》「重地則掠」，注家以為因糧於敵者，劉君謂與近時學說相違，行軍要素，當定軍用價目，招致商賈，則四民不擾，阻力潛消，而在敵地，尤

為緊要。若肆行抄掠，則商賈裹足，是自絕其糧道也。此古法之不可行者也。其立論如此，尤非泥古而不適於今者可以倫比。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當群國競爭之世，莫亟於治兵。特兵家者流，大抵以權謀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薈〔二〕於時事諱言軍旅，蓋兩失之。予惟古之善治國而兼善治兵者，曰管子、曰商君、曰諸葛孔明之三人者。皆先求自治而後用以制敵者也。今觀孫子之書，其第一之《計篇》有曰「主孰有道」，第四之《形篇》有曰「修道保法」。劉君揭明其為主德內政之綱要。然則孫子雖兵之權謀家，固亦以制敵之方基於自治，非徒詭道取勝僥倖一試，遂

【二】薈（mèng）：同「懵」，昏昧無知的樣子。

能長此自立於不敗也。且世變相尋，學說之誤人最甚。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sup>〔一〕</sup>老子曰：「佳兵者不祥。」<sup>〔二〕</sup>講學家視為格言，往往天下已定，上恬下嬉，人不知兵，一再傳而遂至大亂。蓋承平一統之世，軍政弗修，其召禍且有如此者。昔者周公致政，作《立政》以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sup>〔三〕</sup>，或猶謂殷難初平，成王始政則然也，乃成康之際，刑錯四十餘年。召公之誥康王也，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sup>〔四〕</sup>「老成謀國，動輒

【一】 見《國語·祭父諫征犬戎》。

【二】 語出《老子》第三十一章，原文為「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也」。

【三】 語出《尚書·立政》，原文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

【四】 見《尚書·周書·康王之誥》。

諄諄於戎兵六師者，何哉？蓋天下晏然，朝野相安於無事，不期而盜賊內發，不期而邊釁偶開，故武備不可以廢弛也。其曰「詰爾」，慮軍械或不完軍額，或不足也。其曰「張皇」，慮軍械雖完、軍額雖足，而訓練或不精、校閱或不勤也。後世人主用兵制敵者多矣，制敵得志則如衛霍之創匈奴，制敵不得志則如韓範之禦西夏。論者猶以窮兵非之，不知漢宋之病在不先力求自治，乃並其力求制敵，而概以為不然。是皆誤於偃武修文之一說，以故黃帝神明之胄陵夷積弱以至於今，幾幾不能自振也。《孫子》一書文字不多，文義亦非甚艱深，初學皆可以卒讀。惟舊注隨文解釋，散漫無歸。劉君依趙岐《孟子注》例，逐篇發明章旨。十三篇絲聯繩貫條理井然，於學師講授尤便自宜，頒之學校，專立為

科。俾吾中華民國，知國勢岌岌，非武力不足以自存。國家將竭全力以注意於兵，為民人者人人有徵調之定期，為軍人者人人曉韜略之大意，則此書有功於吾國甚偉。雖名之曰「孫子兵經」，蓋亦未嘗不可。抑予更有厚望者。古之所重者在軍謀，今之所重者在軍實。軍實之費有百倍於孫子，所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者。器不出於吾國則購用鮮良，財不裕於平時則製造無力，必自治不失其道而後財用可籌。財用不竭其源，而後軍實可備。善讀《孫子》者，不徒詡其制敵之神奇，務求其自治之鞏固。醫國之方，其在是歟！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 天津 徐世昌序

## 孫子淺說

統讀十三篇，以主德始，以妙算終，此孫子之微言大義也。其每篇標題之字，亦不過如「學而」、「雍也」之類，勿庸刻舟求劍。他本《計篇》、《形篇》、《勢篇》有作《始計篇》、《軍形篇》、《軍勢篇》者，殊未當也。《勢篇》之首以奇正虛實對舉，而下文專論奇正，頗似制藝中上全下偏體裁。若欲與《虛實篇》對待標題，則即題為「奇正篇」亦可也。然古人決不如此板滯，亦「學

而「雍也」之意而已。世儒見「九變」「九地」兩「九」字對舉，遂指「九變」為九地之變。膠柱鼓瑟，滯礙甚多，均辭而闕之矣。



# 目錄

計篇第一	論軍政與主德之關係	23
作戰篇第二	論軍政與財政之關係	35
謀攻篇第三	論軍政與外交之關係	47
形篇第四	論軍政與內政之關係	61
勢篇第五	論奇正之妙用	71
虛實篇第六	論虛實之至理	81

軍爭篇第七	論普通戰爭之方略	93
九變篇第八	論臨機應變之方略	105
行軍篇第九	論行軍之計劃	115
地形篇第十	論戰鬥開始之計劃	131
九地篇第十一	論戰鬥得勝深入敵境之計劃	141
火攻篇第十二	論火攻之計劃	167
用間篇第十三	論妙算之作用	177

計篇第一

論軍政與主德之關係

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於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為首也。

此一篇論治兵之道在於妙算，而以「主孰有道」一句為全篇之要旨。蓋主有道，則能用正道亦能用詭道，無往而不勝矣，所以篇末即專重於妙算也。宜分為四節讀之。自首至「不可不察」為第一節，總論兵為國之大事，死生存亡所關，不可不察。自「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至「必敗，去之」為第二節，論治兵之正道。自「計利以聽」至「不可先傳也」為第三節，論用兵之詭道。自「夫未戰」至末為第四節，總論勝負之故，仍以妙算為主，惟有道之主而後妙算勝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右第一節總論兵為國之大事，國之存亡、人之生死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



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右第二節皆論治兵之正道也。五校之計，以道為最要。道，即仁義之謂也。故得其道，則民可與共生死而不畏危，道之時義大矣哉。天為陰陽、寒暑、時制也者。陰陽者，相其陰陽，以為駐軍之預備。《行軍篇》所謂「貴陽賤陰」、《地形篇》所謂「先處高陽」之類是也。寒暑者，審量寒暑，以為行軍作戰之預備。將欲北征，必籌防寒之具，將欲南征，必籌防暑之具，或冬夏興師之時，則防寒防暑之具尤為緊要是也。時制者，因時制宜以籌兵器、堡壘之進步改良也。上古為白刃時代，中古為火攻時代，近古為槍炮時代，皆因時定制也。此三者皆關乎天之方

向、天之氣候、天之運會，故曰天也。地為遠近、險易、廣狹、死生者，即第十篇「地形」是也，所謂「用兵者貴先知地形也」。將為智、信、仁、勇、嚴者。能機權、識變通之謂「智」，刑賞不惑之謂「信」，愛人憫物之謂「仁」，決勝乘勢之謂「勇」，威刑肅三軍之謂「嚴」；此五德者，為將者所宜備也。法為曲制、官道、主用者。曲制為部曲之制，若今之軍制司所掌者是也。官道者，任官分職之道，若今之軍衡司所掌者是也；主用者，掌軍之費用，若今之軍需司所掌者是也。凡此五者，皆為將之要道，故為將者「知之則勝，不知則不勝也」。「校之以計」者，謂當盡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主孰有道」，即五校之道也；「將孰有能」，即五校之將也；「天地孰得」，即五校之天與地也；「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者，即五



校之法也：此七者乃五校之綱目也。將聽吾計必勝者，吾即主也，主與將同心合德，則未有不勝者矣。然必有道之主乃能將將<sup>〔一〕</sup>，吾故曰「主孰有道」為此篇之要旨也。此以上皆言治兵之正道也。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一】將將：前一個「將」為動詞，後一個「將」為名詞。將將，即調遣將領的意思。



右第三節皆論用兵之詭道也。「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者，計利既定，則當乘形勢之便以運用於常法之外也。勢者，因利而制權也者，因利行權以制之也。兵者，詭道也者，兵不厭詐之謂也。「能而示之不能」者，強而示之以弱也。「用而示之不用」者，外示之以怯也。「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者，令敵失備也。「利而誘之」者，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也。「亂而取之」者，詐為紛亂，誘而取之也。「實而備之」者，敵治實須備之也。「強而避之」者，避其所長也。「怒而撓之」者，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也。「卑而驕之」者，示以卑弱，以驕其心也。「佚而勞之」者，多奇兵以罷勞<sup>【二】</sup>之也。「親而離之」者，

【二】罷勞：即疲勞。古「罷」與「疲」相通，下文多次出現「罷」字，同此。

以間離之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擊其懈怠，襲其空虛也。』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者，臨敵應變制宜，不可須言者也。此以上皆言用兵之詭道也。總而言之，正道詭道皆以廟算為主，故下文即申明廟算以總結之。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右第四節本上文「道」字及「主孰有道」以立言，故推本於妙算也。妙算者，即主之道也。五校七事十二詭道，皆妙算也。籌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曰多算少算，不必泥

乎數目之多少也。然妙算之多少，仍為有道之主言之。若無道，別無算矣。故曰全篇要旨，在乎「主孰有道」也。此「主」字，因時代不同，其解釋亦不能不為之詳說，以堅軍人信仰拱衛之心，而奠國家長治久安之計。曠觀中國五千年歷史，所謂「主」者，專屬之皇帝，無論其傳賢也、傳子也、官天下也、家天下也，亦無論其自稱之如何，皇天后辟可也、甲乙丙丁亦可也，但使其尊無二上、遂群以皇帝目之，此中國歷史之舊觀念也。橫覽外國五大洲國體，則所謂「主」者，確有二義：傳子之家天下，則謂之皇帝；傳賢之官天下，則謂之大總統。其實皆尊無二上之代名詞，有總攬全國主權、土地、人民之全權，而毫不受外國之干涉、牽制、侵奪、保護者。則無論其為皇帝、為大總統，均為全國之主。此地球各國之新解釋也。在孫子當日，對吳王闔閭立言，則此



「主」字，不過狹義而已。然兵學為立國之要素，而孫子之精義，古今中外，咸不能出其範圍，則其所謂「主」之廣義，即尊無二上之皇帝及大總統也。是故人民對於主，有當兵之義務，有納稅之義務，有神聖不可侵犯之義務，而主之對於人民，當以有道為標準。此天下古今萬國之通義也。

蔣百里（一八八二—一九三八）

原名蔣方震，字百里。中國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軍事教育家。早年留學德國，回國後先後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及代理陸軍大學校長。一生精心研究軍事理論及世界軍事狀況，著述宏富，除本書外，有《國防論》、《軍事常識》、《新兵制和新兵法》、《歐洲文藝復興史》等。

劉邦驥（一八六八—一九三二）

字襄奎。軍事理論家。早年入兩湖書院，一八九六年赴日本留學。歸國後，先後創建湖北武師範學堂、湖北陸軍小學堂等校。一九一一年，任湖南軍事參議官。一九一七年任浙江寧波道尹。一九二四年任北京高級警官學校校長。